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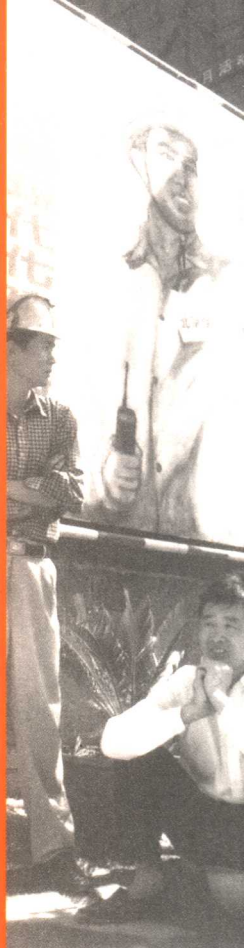
农民工

李涛 李真/著

座城市，这座城市的每一座桥，每一辆车，每一天的日子，每一分钱，它的历史，现在和未来，都和中国的乡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可以不阅读，但我们不可以否认一个群体的存在。

流动在边缘

当代中国出版社



记录与调查

农民工

流动在边缘

李涛 李真 /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农民工:流动在边缘/李涛,李真著.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5. 9

(记录与调查)

ISBN 7 - 80170 - 394 - 4

I. 农… II. ①李…②李… III. 农民—劳动就业—调查研究—中国 IV. D66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7190 号

出 版 人 周五一
丛书策划 陈 捷
责任编辑 赵永颜
装帧设计 姚 洁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ddzgcb@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市 场 部 (010)66572157 66572281 66111785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9.75 印张 2 插页 137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9.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果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010)66572159

作

者

简

介

李 涛

童年时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迁徙，成人后依然人户分离。做过工人、记者、杂志执行主编、赈灾项目官员、某非政府组织负责人等职。致力于劳工社会服务和实践，寻求城乡平等和谐。

李 真

出生于鲁西南贫困地区的一个村庄，大学毕业后做过记者、杂志执行主编、某非政府组织劳工项目负责人等，现为一家民间组织的常务统筹。通过服务于农民工的社会工作实践，致力于中国公民社会建设。

写在前面

我们为什么要服务于农民工？为什么要呼吁制度安排与社会服务必须切合农民工的现实需求？

自20世纪90年代中，我们开始从事农民工服务工作起，便不断面对这些质疑。而今，对农民工的关注正在成为一个社会热点问题，但这是否意味着农民工问题真正获得了社会主流人群的理解呢？事实上，当人们谈起农民工，更多的视角依然建基于“同情”、“可怜”，使用频率最多的词汇依然是“帮助”、“关心”，在大多数人眼中，农民工似乎是一个连自己基本生存都无法保障的可怜的群体。

那么，事实的真相又是什么呢？

农民工的真实

首先，我们想问大家三个问题：一个16岁的小姑娘，背着简单的行囊，告别父母，独自一人走出四川的大山，向陌生的城市进发，这个姑娘的勇气是否值得我们钦佩？

小姑娘来到了举目无亲的城市，开始租房子，找工作，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这个过程中，她还必须面对城市生活、商业社会的种种陷阱，面对失业、生病、孤独、歧视……而她承受并顽强的生存了下来。

多年来，这个被称为“打工妹”的小姑娘，依靠自己的双手，不仅养活了自己，而且为家乡的妹妹支付着学费，为年迈的双亲寄钱看病……这个姑娘的勤劳与贡献，是否值得我们尊敬？

这个姑娘便是中国1.2亿农民工的真实缩影。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被称为“弱势群体”的背后，实际上蕴藏着巨大的潜能力，他们不需要同情与可怜，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平等的环境。只有承认这个基本事实，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并承认农民工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主体地位。



然而，在我们的身边每天都发生着这样的悲剧：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爬上了“塔吊”，精神崩溃的打工仔手持菜刀扑向行人……1996年夏天，我们亲眼目睹了一个年轻的打工妹在北京西直门立交桥上撞车自杀未遂的一幕，而这位打工妹的身后有两个年幼的孩子……

显然，没有一个劳动者甘愿被他人克扣工资，即使他的法律意识再淡薄；也没有一个打工仔愿意疲劳作业失去手臂，即使他的健康意识再匮乏。然而，又是什么原因使辛勤劳作的农民工爬上“塔吊”，以死相逼？是什么原因让一个母亲宁肯舍弃自己的孩子，选择自杀？

这个年富力强具有巨大潜能力，却又被称为“弱势”、“边缘”的群体，他们处于一种权能较低的相对不对等状态。在这种不对等状态中，他们往往受到不公平对待而导致自身权益被违法者不合理侵害。保护弱势群体，最主要的是应该体现法律对公民、法人和其他单位的平等保护，即“国民待遇”。而这恰恰是一个“个体”所无法掌控的。

中国政府已经启动了庞大的农民工政策改革历程，从国务院总理亲自为农民工追讨工资，到《工伤保险条例》、《劳动监察条例》的出台，到减免借读费鼓励公立学校接收流动儿童，无不表明中国政府的勇气与决心。然而，一方面是中央政府对普及工伤保险的三令五申，另一方面是企业的漠视、基层劳动部门的监察能力局限，而又缺少农民工参与执法监察的激励机制；一方面是公立学校对流动儿童降低了有形的门槛，另一方面却是城乡文化差异与歧视的无形门槛的事实存在……

以农民进城务工为基本特征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对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创造了历史性的强大的推动力，然而，我们不能只以经济指标来考量农民工，我们还要看到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农民工付出的健康、权益代价。

中国需要渐进的变革，更需要适应现实的变革技术；中国需要具有先锋精神的批判家，更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实践家，这是中国的真实。

打造开放参与的交流平台，促进社会多元群体的沟通与理解，推动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这是我们开展农民工服务创新与社会倡导工作的初衷，也是我们出版这本书的原因。

脆弱背后是坚强

全球化，城市化，农民工……已经渗透到了当代中国的每个发展环节，也融入到了当代国民的每个生活细节，我们无法回避。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进城劳动力主要以单身青年农民为主，因此，以往的调查报告视角，大多针对该群体的制度安排，仅局限在劳动权益方面。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当年的青年务工者逐渐成家生子，与此同时，自90年代中期开始，非农化转移浪潮中开始出现一个新现象，即夫妻同行式。这种家庭式迁移的背后具有更多的人口迁徙意义。在他们身上，城乡差异而造成的制度矛盾，已不再局限于就业、劳动保障层面，而是涉及到公共卫生、劳动权益、社区关系、居住权、子女教育等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农民工在城市化中的“边缘”处境如同缩影，在他们身上得以集中体现。

本书以综合分析 with 典型个案描述相结合的方式，分别对农民工就业、二代移民教育、社会保障、劳动权益、管理模式、治理变革，以及农民工流动对输出地乡村发展的影响等不同角度，做全方位扫描。

调查结果使我们深切感受到，在农民工“脆弱”的背后，实际上蕴藏着巨大的“潜能力”，不仅表现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上，也同样表现在推进就业模式变革、流动儿童教育改革、消除城乡差别、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等一系列社会制度创新上。而歧视与不公等“老问题”的存在，恰恰从侧面证明了仅仅将其作为弱势群体给予关注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还原农民工社会主体地位，鼓励其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在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上与之需求相适应，与时俱进。

在本次调查过程中，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完善市场经济体系的决定，以往的“建立城乡劳动力市场”被“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所取代，“平等”，意味着参与。

然而，城乡劳动者两者真实的平等与话语的平等之间，巨隔着历史与现实、文化与制度堆砌的围墙。尽管户籍制度对农民工流动就业的限制在政策层面被一定程度地削减，但长期以来的二元分割差异使“城里



人”与“乡下人”，“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差异已更深层地融入城乡居民的信任及文化差异中。而在主流媒介的话语中，“农民”、“农民工”、“流动人口”，要么在外来视角的审视中被刻意地“污名化”，要么在艰涩的统计数据与分析中被“学术化”，打工群体与城市阶层两者的距离因真实话语的远离而疏远，如何还原打工群体鲜活的群体生命，以民间的视角记录他们的需求、声音、文化、梦想，促进城乡间文化的沟通与融合，是我们必须直面的责任！

这样做尽管很难，但确是我们出这本书的根本初衷！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将视角集中在创业成功的典型，从“打工仔”到“老板”，从进城打工到回乡创业，我们敬佩成功者在这个蜕变过程中的艰辛与不易，但我们也深知那些正在为了生活而奔波的努力者，比起成功者来说是一个更大的群体，他们构成了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也是沉默的大多数。进城，还是返乡，打工，还是创业，我们不想评判。我们只想将现象与问题原始地呈现给大家。我们也深知中国复杂而依然不发达的国情，深知中国“二元结构”变革的艰难，但复杂与艰难绝不能成为我们回避问题的理由，更不能成为我们延缓改革的借口。对问题清晰的描述和反思，可以鞭策我们前进的勇气。

这是调查与记录的使命。

最后，请允许我们向每一位接受我们调查，与我们并肩前行走过这段岁月的农民工表示感谢，是你们给了我们最大的支持与帮助，不只在与这本书相关的工作中，还在我们的生活中，在城乡的发展中，在社会的进步中！

良好的祝愿献给你们，农民工兄弟姐妹！

李 真 李 涛

2005年秋于北京东城

目 录

写在前面	1
------------	---

调查：站在历史的节点上

引子：老王夜奔引出的话题	2
进城，还是进城	3
一本老账	3
两种论调	6
三条出路	8
就业，永恒的硬道理	11
“合法”与“非法”的距离	11
“无序”与“有序”的变奏	15
保障，梦想与现实的博弈	21
一个患病少女的现在和未来	21
一个“草莽”律师的梦想和现实	26
政府突围	30
教育，无处停留的成长	33
合理的非法存在	33
悬挂在城乡之间的未来	41
解放，还是解放	46
遣送终结	47
治道变革	53



个案：不能忘却的历史碎片

案例一	城市里的村庄	60
案例二	十年的感情	64
案例三	跟着孩子走的李凤英	67
案例四	音乐老师李雪华	69
案例五	像风筝一样飞	71
案例六	察北人马建军	73
案例七	理想	75
案例八	校长张书杰	77
案例九	冯全福和他的东升小学	80
案例十	二房东周建峰	84
案例十一	两个流动儿童的“六一”	86
案例十二	一个人的较量	90
案例十三	农民工李德江	93
案例十四	管理者田启飞	95
案例十五	张进和他的施工队	97
案例十六	京城拾荒人家	101
案例十七	养猪人家	104
案例十八	龚生根的生意经	107
案例十九	张红的打算	111
案例二十	等待回家的刘金祥	114

报告：农民工流动过程中的需求与障碍

——京、粤、青（岛）三地农民工生存与发展状况

概述	118
三地农民工基本特征	119

流动就业渠道与障碍	121
基本劳动权益保障状况	126
社会公共政策与公共服务	132
流动女性与儿童特殊保护状况	139
总结：十点感受与建议	142
 一个群体的力量（代跋）	 145

调查：

站在历史的节点上

引子：老王夜奔引出的话题

42岁的王安清将胯下的农用三轮车铆足了劲，趁着夜色向北京城外驶去，这辆车是老王在京拉煤球谋生的工具，如今载着老婆孩子回千里之外的河北省尚义县农村老家躲避“非典”。车过八达岭的时候，这位中年汉子忍不住回头看了眼那座容留自己打工16年的城市，一股难以名状的滋味涌上心头：“老家的房子早就破败了，地也包给别人了，城里又不养人，我这半辈子算是没根儿了。”

这是2003年春天SARS席卷中国的时刻，此时距离1984年政府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时间已经过去了20年。20年间，1.2亿个类似于老王的农民告别乡村涌入城市，由此掀起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非农化转移浪潮。承载着本次转移浪潮的中国政府面临着史无前例的考验。尽管早在20年前就已经明确了“有序流动”的目标，然而，“非典”时期的中国城乡管理部门面对800多万仓皇逃离城市的民工，除了再次强烈地感受到“流动”蕴涵的巨大能量，同时也不无遗憾地发现，“流动”距离“有序”有多远。

农民工在“非典”时期暴露出的脆弱性，实际上是该群体权益长期制度性缺失，而在“非典”时刻的集中体现。未来10年将是中国城市化加速的10年，历史留给中国的农民工治理变革时间已经不多了……

进城，还是进城

城市说，老王呀，你应该回乡创业，农村广阔天地啊，不能成为“空壳村”。

农村说，老王呀，你应该进城务工，你就是咱们家乡不冒烟的工厂啊。

进？还是回？20年了，对于老王等农民工的出路问题的争议从未停息过，而老王等农民在城乡间跋涉的脚步也从未停歇过……

■ 一本老账

2003年6月18日，作为全国重点疫区的张家口地区刚刚解除旅游禁令，位于张家口市北部60公里的尚义县便鸣起21响礼炮，礼炮声中，县委四大班子的领导排队走向“尚义县首届‘6.18’招商洽谈会”会场，会场上空飘扬的条幅使充满喜庆色彩的洽谈会透着些许悲壮：“你投资我服务，你赚钱我纳税”“现在让步是为了将来进步”。

“农村要想发展，首先要发展龙头企业，增加农产品附加值，否则，传统农业永远走不出支出与产出两本账倒挂的困境。”县委常委、农工部部长王平说，“但是，办企业需要资本，我们哪里来的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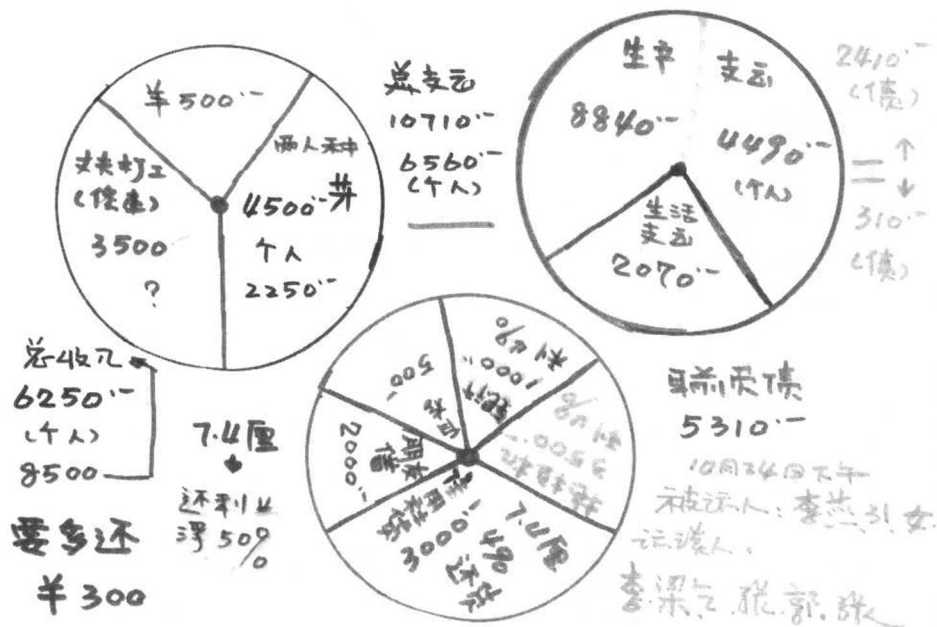
尚义县是中国北方典型的农业县，土地辽阔却广种薄收，种植业以莜麦、春小麦为主，好年景亩产不过200斤，干旱时亩产只有几十斤。全县平均每年财政收入在2000万元左右，支出却高达6000万元。

20 世纪 90 年代初，尚义县紧追先富起来的东部地区，大力发展乡镇企业，高峰时企业达到 17 家，而今屹立不倒的只有 2.5 家。那所谓 0.5 家，指当地酒厂，被外地企业兼并，大半利润外流，而且近年处境日渐衰微。

时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尚义县再追又富起来的东部地区，大搞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该县地处北纬 40~42 度的哈拉沟乡，被专家论证为“中国北方最有潜力的天然错季蔬菜种植区”。然而该地十年九旱，没有一亩水浇地，为此县里提出“户均发展一亩水浇地，脱贫小康不用愁”的口号。时任哈拉沟乡党委书记的王平四处“讨钱”，带领全乡人民硬是修成一条 15 华里的“坝上红旗渠”，哈拉沟人一夜间拥有了 4000 亩水浇地，王平因此被当地人称为“富民官”。

“本想造福一方百姓，谁知留下一块心病。”往事重提，王平黯然神伤。

县城的礼炮显然距离哈拉沟非常遥远。蹲守村头的王老汉懒洋洋地



忙活一年，李燕家的产出与投入相抵居然是负数



菜种出来了，却卖不出去

拉起挂着“非典检查站”红布的栏杆，无精打采地对我们说：“当初能不回的都还没回来，现今能出去的又都出去了。”

35岁的李燕是哈拉沟的女能人，她和丈夫开过全村第一家摩托车修理铺，开过全村第一家裁缝铺，“结果都赔了，农民消费低，手里没现钱。”李燕说。哈拉沟的妇女很“懒惰”：三个月种田，一个月过年，八个月赋闲。然而，哈拉沟的妇女又很勤劳，自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冬闲先后纺过毛线、织过地毯、绣过刺绣……“我们干啥啥拿不到现钱，到处赊账，后来就没心劲了。”

修了水渠，哈拉沟的妇女又开始充满信心地种起错季蔬菜。“我们遭罪也是打那时开始的。”李燕回忆说，刚开始的时候没技术，菜产得

少，1斤西芹卖到三毛多，后来菜产量上去了，价格却连年下跌，最便宜的时候1斤西芹只有2分钱，眼见地里开始上冻，绝望的农民只好把牛牵进了菜地……李燕家共种了12.6亩地，我们和她一起算了笔账：3亩西兰花，收入1500元；0.5亩白菜，用来自己消费；7.5亩芹菜，收入3000元；1.6亩春小麦，用来自己消费。这样土地的产出是4500元。而投入则为：化肥3000元，农药1600元，柴油（浇地）1500元，加上其他如菜子儿、薄膜费、土地承包费等共计7450元，如此算下来投入与产出净亏2950元。

作为农村的另一主要支柱产业养殖业，则在哈拉沟因为禁牧政策遭受致命打击。“我们没有圈养技术，再加上盖羊圈需要投入3000多元，投不起。”自2002年冬，坝上农村开始大规模出售存栏牲畜，仅哈拉沟村养殖羊的数量由高峰时的1200多只，降至发展初期时的300多只，牛由200多头锐减为20来头。

“种菜的赔钱，打工的现款。”伴随着哈拉沟新近流行的民谣，李燕的丈夫最终外出打工去了。“去山西下煤窑，窑底下挣钱多。”李燕说。据村长苏爱介绍，2001年哈拉沟全村有地的户数为204户，2002年春季，全村重新调整土地，开始允许农民退地（每退一个人的地，要交150元钱），全村要地的户为140户，这意味着全村至少有64户常年在外流动，剩下的140户为季节性流动。

“打井需要钱，改良品种需要钱，田间管理还需要钱。农民不愁卖力气，也不愁学技术，最愁种好了田却换不来钱，发展农村需要原始资本积累，钱从哪儿来？只能从城市的钱袋子里来，就像当年发展工业从农产品剪刀差中实现原始积累一个理！”王平说，做了20年的农村基层干部，他算想明白了，要想让“倒挂”的账本“拨乱反正”，非如此不足以道也！

■ 两种论调

“都进城打工了，谁来种地？”张北县大艾村村支书任成支楞起